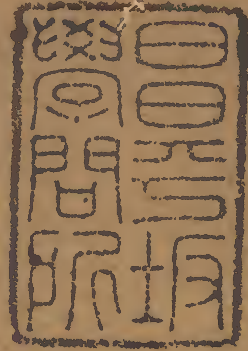


# 冊府元龜

三百九十八之四百

# 百廿



漢書門			
三〇〇	一〇二	五三六	九三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五〇	一〇二	五三六	九三四
函	冊	架	號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120)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九十八

明天時 擇地利 撫士卒 冥助

明天時

執筒律以聽軍聲觀天文以察時變蓋吉凶之將至  
必兆朕之豫章雖子產謂天道焉知鄭不復火而師  
曠歌南風弗競楚果無功故有推轂授符受詔引導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百九十八

一

一

察陰陽之變辨星緯之祥避危就安候敵觀變若能  
旁擇地利兼取人和先勝而行何往弗利

周太公從武王伐紂到邢丘輒折爲三天雨三日不  
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  
然輒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二也天雨三日欲酒吾兵  
也

晉祖逖爲鎮西將軍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逖見星  
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  
卒於雍丘

謝艾爲前涼張重華將石季龍遣將王擢麻秋等侵  
重華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  
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  
大破之逖遣王擢略地至于曲柳艾臨之艾建牙旗  
盟將士時索遐爲軍正將軍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  
指遐白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  
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  
南齊張欣泰武帝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叅軍南  
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帝遣中庶子胡楷之西  
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諧楷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  
行兵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改此行勝旣

無名負誠可耻彼兇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繇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殺

北齊曹魏祖爲殿中將軍神武爲東魏大將軍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八月將西伐至鄴會兵於晉陽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武不從九月神武圍玉壁五旬不拔死者七萬人十一月神武與疾班師

隋長孫晟爲上開府儀同三司鎮大利安撫新附高祖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

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軍元帥晟爲受降使北伐二年軍次坎河值賊帥思力侯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里賊衆多降

唐薛萬均爲右屯兵將軍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等擊吐谷渾攻青海與弟萬徹率軍先通路遇虜于赤海萬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青石山南大風折旗拔木萬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各爲備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殺傷略盡進至

圖倫積而還與靖會於青海太宗聞而大悅璽書勉勞以功拜兼屯衛大將軍

薛仁貴爲右威衛大將軍高宗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帝以仁貴爲邏婆道行軍大總管爲吐蕃敗于大非川初仁貴謂人曰今年太歲庚午歲星在於降婁不應有事於西方軍行逆歲鄒艾所以死于蜀吾知其必敗也

裴行儉爲禮部尚書尤曉陰陽筭術兼有人倫之監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高宗以行儉爲定襄道行

軍大總管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云士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伏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日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李晟德宗時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進討朱泚建中四年四月四日破賊初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叅佐

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之嘗謂五緯盈縮無准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叅佐嘆服皆曰非所及也

後唐符存審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莊宗天祐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於我遣存審與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於梁衷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將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鬪鷄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閱其衆詰旦

進軍梁軍來逆戰大破之

擇地利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孫子有六地之名而鼂錯亦論地形之便皆可舉矣古之良將未嘗不留意焉乃有據高臨下伺其後至背水阻州候其半渡或卒乘有飲斲之便或守城有金湯之固至乃出其不意據其必爭然後以逸待勞以少擊衆乘便而奮其力先入而奪其心以之遏寇虐摧勅敵而勲績竝建威名日著豈非因形勢而制勝之効歟

趙趙奢惠文王時治國賦秦師伐韓圍闕與趙遣奢

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  
諾卽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  
大破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王賜奢號馬  
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漢張騫爲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騫嘗使大夏留匈  
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

後漢馮異爲征西大將軍建武六年諸將上隴爲隩  
囂所敗乃詔異軍徇邑來及至隩囂乘勝使其將王  
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徇邑異卽馳  
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

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怛怛小利怛怛

猶貫集也謂貫習前事而復爲之也爲欲深入若得徇邑三輔動搖是

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我據城以逸待勞  
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  
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  
十里大破之

馬援爲隴西太守建武十三年武都參狼羗與塞外  
諸種爲寇長史授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屬隴西縣

管內有蠻夷日道羗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

羗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

是隴右清淨二十四年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孫永

等征五溪蠻夷軍次下雋縣名屬長沙故城在辰州沅陵縣有兩道

可入從壺頭則近路而水壺頭山名在辰州沅陵縣從充則塗夷

而運充縣名屬武陵遠光武初以為疑其軍至耿舒欲從充

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搯其喉咽充賊自破

以事上之帝從援策

魏蔣濟為散騎嘗侍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

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

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

從果敗

賈逵河東襄陵人初為絳州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

經城邑皆下逵堅守之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

勝及圍急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

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

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郭淮初為征西將軍夏侯淵司馬征漢中時蜀先主

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陣以拒

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策也不如遠水為陣

引而致之半濟而攻擊備可破也既陣先主疑不渡

淮遂堅守亦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青龍二年蜀



將諸葛亮出斜谷田于蘭坡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  
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  
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拔蕩民夷此非國  
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  
淮逆擊之

吳丁奉爲諸葛恪部將魏諸葛誕胡遵等來伐攻東  
興恪率軍拒之及恪上岍時奉與唐咨呂據苗贊俱  
從山西上奉曰今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  
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舉  
帆二日至遂據塘天寒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

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  
解鎧着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  
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宋孟隆符仕晉爲龍驤將軍從宋高祖伐慕容超度  
峴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謂其將公  
孫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  
朐有巨葭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騎據之龍符爭據  
水源賊遂遁走

沈林子晉末爲建武將軍高祖伐姚泓林子叅征西  
軍事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泓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尹昭據蒲阪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  
龍驤王鉷惡攻潼關泓聞大軍至遣東平公姚紹爭  
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  
惡孤軍勢力危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  
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  
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

後魏安同爲外朝大人從道武征姚平於紫壁姚興  
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  
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紫壁如此  
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

圍旣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  
而不能救

後周李弼初爲太祖部將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  
過蒲津涉雒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  
武聞文帝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  
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  
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合戰大破  
之

隋賀婁子幹爲上開府鎮蘭州開皇初突厥來寇子  
幹拒之至可路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

爲管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斃縱擊大破之  
唐盛彥師武德初鎮宜陽會李密叛彥師率兵邀之  
令其衆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雒水入南山令持弓  
弩者乘高夾路持刀楯者伏於谿谷之間又令曰待  
賊半渡而擊之所部皆笑曰賊向雒州何爲此守彥  
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聲往雒州其實欲南走襄城  
就張善相耳若賊先入谷我自後追之路險難以展  
力吾今先據要害此賊乃成擒也密果至知有伏兵  
乃踰山南上彥師邀擊之

薛萬鈞武德中與羅藝守幽燕時竇建德率衆十萬

至危水萬鈞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關百戰百敗  
可令羸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  
公以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必矣  
矣藝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鈞擊破之

周王峻爲樞密使廣順初河東劉崇攻晉州峻請行  
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部署峻領大軍自絳赴晉州  
州南有澗曰蒙坑霍山以南最爲險要其途甚狹地  
道無由得越峻心憂賊據之是日前鋒數以過蒙坑  
峻喜曰吾事濟矣

撫士卒

春秋傳曰慈愛衆所畜也又曰惠則足以使人蓋古之善爲將者曷嘗不勤恤士衆察其勞苦絕甘而分少表微而憫隱救其癘瘵軫其傷夷本之於仁心推之以寬政好施以周急後已而不私用能猛鷙思柔獷悍懷德百其勇以思報一其志以赴敵摧鋒冒難推堅若脆忘軀畢命視死如歸成茂功於一時垂休聞而不已自非觴豆之惠均及椒蘭之德外薰誠明發於精衷恩信淪於骨髓亦安能及是哉

田穰苴爲齊將扞燕晉之師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渡水而解

吳起爲魏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李牧為趙北邊良將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利市租皆輸入莫府

將軍征行無嘗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

為士卒

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

秦王翦伐李信擊荊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

兵以拒秦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

終不出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

同食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

一作枚

距

漢書其延壽投石成距絕於等倫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

距超

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竟滅楚

漢袁盎為隴西郡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

李廣程不識俱為邊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

苦程不識廣將兵之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

盡殮不嘗食寬緩不苛

苛細也

士以此愛樂為用

蓋寬饒為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撫循疾

置醫藥

後漢王霸從光武平河北嘗與臧官傅俊共營霸獨

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殮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鄧訓為將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人訓身為之煮

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堅鐔為揚化將軍與右將軍萬修徇南陽會諸鄉人

董訢數攻陷宛鍾引兵赴宛訢遂棄城而反鄧奉復  
反新野攻破吳漢萬修病卒鍾獨孤絕南拒鄧奉北  
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鍾食蔬菜與士  
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  
衆  
段紀明爲破羗將軍紀明行軍仁愛下士軍間病者  
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  
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

皇甫規爲中郎將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  
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羗遂

遣使乞降

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平黃巾溫卹士卒甚得衆情  
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  
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  
或至自殺

臧洪領青州刺史爲袁紹所攻糧盡主簿啟內厨米  
三斗稍爲餽粥洪曰何能獨食此耶使爲薄粥遍頒  
人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魏司馬朗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  
卽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

曹真爲大將軍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爲用

蜀鄧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

吳孫歆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

甘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亦樂爲用命

晉劉弘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疾無孺弘謫主者仍給韋袍複帽

陶侃爲督護領江夏太守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

分士卒身無私馬

周訪爲安南將軍督梁州諸軍事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

宋王鎮惡隨高祖北伐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善撫士卒及身先士卒衆騰躍爭先泓衆一時奔潰

劉榮祖爲輔國將軍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

梁楊公則爲左衛將軍義師東下屯領軍府所領相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突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將士尅獲更多

馬仙琕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  
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  
同其在境邊嘗單身潛入敵洞知壁壘村落險要處  
所故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之用高祖雅愛敬服  
之

王操爲大將軍郢州刺史吳明徹爲寇明帝出頓紀  
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旣退江陵獲全操之  
力也遷爲侍中中衛將軍

陳章昭達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薨昭達性刻每奉  
詔出征必晝夜兼行然厨膳飲食竝同於羣下將士  
亦以此附之

魯悉達梁末以侯景之亂遂糾率鄉人保新蔡郡招  
緝晉熙等五郡及敬帝卽位王琳有上流留異于孝  
頃周迪等所在蠶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卒  
皆樂爲之用

後魏彭城公勃長子粟大武時督諸軍屯漢南粟亮  
虛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

長孫翰大武時爲安集將軍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帝  
甚重之

周觀爲高平鎮將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房伯玉爲武昌王府司馬孝文南伐徵爲步兵校尉  
直閣將軍中統軍善撫士卒孝文嘉之

薛虎子爲徐州刺史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  
自勞送喪給其歛帛

韓茂爲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  
世爲朝廷所稱

楊逸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兵人從役必自送之或  
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

楊大眼爲將撫巡士卒呼爲小兒子及傷痍爲之流  
涕

辛纂爲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善撫將  
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

北齊蘭陵王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  
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趙郡王叡爲定州刺史文宣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  
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  
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  
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輦水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  
車炙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水者至咸謂水此時之  
要叡乃對之嘆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温水吾以何義

獨進寒未非追古名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  
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後周宇文深魏末為大都督領宿衛兵卒孝武西遷  
既事起愴卒人多逃散撫循所部竝得入關以功賜  
爵長樂縣伯

若干惠為右衛將軍性剛直有勇力容貌魁岸善于  
撫御將士莫不懷恩

閻慶為撫軍將軍專行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  
能盡其死力

梁椿為大將軍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

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李遷哲為驃騎大將軍鎮白帝信州城先無倉儲

信州

今瓊州是也

軍糧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

哲亦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  
加醫藥以此軍人感之人思効命

隋劉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  
自撫養

唐李勣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  
為用所向多克捷

郭孝恪為安西都護督西伊庭三州諸軍事其地高

昌之都限以長積舊風斯在每年有流刑經往并州  
遣正兵守捍孝恪推誠撫御竝得其歡心

成如璆爲特進至德二年關西節度郭英乂爲賊所  
敗如璆代英乂收其餘卒於岐山撫其瘡痍招其逋  
散三軍之士有如挾纊便以其衆置興平軍於郿縣  
東原肅宗以如璆爲使

李芄爲阿陽三城鎮遏使撫勞備至資廩善者必先  
軍士

李景略爲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地鹵瘠俗  
貧難處景略節用約已與士同其苦將卒安之

任迪簡代張茂昭爲易定節度使初茂昭奢蕩不節  
公私殫罄迪簡始至欲饗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  
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請歸堂寢迪  
簡乃安其位

李晟興元初以神策軍士討朱泚時轉輸不至盛夏  
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流  
涕感悅卒無離叛者

李光顏元和中爲陳許節度使會討吳元濟詔光顏  
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  
爲用

殷侑為義昌軍節度滄濟德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滄州經戰伐傷痍之後侑初至赤地千里遺骸滿于原野夏無人烟侑不以妻孥之官始至就空城悉力以視事攻苦食淡與士卒略同周歲之後馴致墾葺詔加簡較吏部尚書獎其撫綏有方勤儉不懈也烏重胤歷河陽滄景節度使自為長帥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

柳公綽元和中鎮鄂州會計吳元濟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日中丞為其妻

之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克捷

梁氏叔琮為將帥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後為鄜州留後尋真領保大軍節度使

後唐李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羣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牙銀鎗效節帳前親軍善於撫御所賞賜皆分給部下絕其分少頗洽軍情

晉吳蠻為復州防禦使二年罷歸會王令温以機事入奏執政者以蠻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既至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



無資用以至壞帳幕以賜之其推心撫下如此  
孔知濬開運中為鳳州刺史河池據關防之要密邛  
益兵少勢孤知濬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  
圍之失

王廷裔為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為務暑不息嘉樹  
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  
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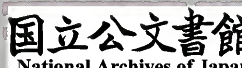
冥助

書曰至誠感神蓋精誠內激勝氣焱厲則必金石為  
開風雲玄感者矣乃有握兵之要奉辭致討勢將危

窘士至乏困或隣壤侵寇羣心震恐誓師拒戰安危  
攸屬繇是懇到憤發仰祈冥祐因以獲勝蠻之應得  
天心之助事彰於神異理符於感名夷傷之旅復振  
窮迫之途獲濟卒能克敵以成茂功乃建祠以旌其  
貺刊石以紀其迹策書所述咸可徵也

漢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被圍水絕廣利拔刀  
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耿恭為戊巳校尉征匈奴於疏勒城固守匈奴  
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  
吏士渴乏笮糞汁而飲之笮謂壓也恭仰天歎曰聞昔



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楊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晉會稽王道子為驃騎將軍禦符堅于壽春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宋沈攸之為冠軍將軍討晉安王子勛于鵲尾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計無所出會子勛將鄧琬送五千片榜供其將劉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後山出江湖等力不制自撞船艦殺沒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

梁王僧愔為譙州刺史征蕭勃聞兄僧辨死乃奔北齊會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曰讐耻不雪求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



後魏尉元爲鎮南大將軍都督東道諸軍事皇興三年六月上表云臣於彭城遣別將以八日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於營外五里芻牧見一白頭公乘白馬將杖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到此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陽皆尅無疑我當爲汝國家淮畔爲斷下邳城賊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以十日此人復於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公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口謂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困忽然不見詔元

於老人前後見所爲壇表記之

爾朱榮爲大將軍討葛榮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日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旣而竝應弦而殪三軍感悅及破賊之後卽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

北齊趙郡王叡爲朔州刺史都督北燕等三州諸軍事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鍾纔下泉源湧出號曰趙王泉

陸法和初仕梁爲司徒時侯景遣將任約伐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自請征之至沙湖與任約相對縱大舫

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以麾風卽返於是約衆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

慕容儼爲開府天保中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內附遣儼鎮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蒺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與獲冥祐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湧激漂斷荻蒺約復以鐵鑠連治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

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產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

後周竇榮定突厥沙本略寇邊爲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梁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至甚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大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

隋張祥仁壽末爲并州司馬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



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起雲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誠莫不用心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陳稜大業中為虎賁郎將發東陽兵擊琉球國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霧唐裴行儉麟德中為安撫大食使冊送波斯王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冥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

致祭令告將吏井泉非遙俄而雲收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眾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

王峻開元中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屬突厥默啜為

九姓番族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

內俄而小殺繼立小殺番酋名降者漸叛勅峻帥并州兵

濟河討之峻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往會夜於山中忽遇風雲甚盛峻恐失期仰天誓曰若事君不忠天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眾何辜今受難苦若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以

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駁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

哥舒翰天寶七年爲隴右節度築神威城於青海上旋爲土蕃所破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上有白龍見遂名爲龍應城吐蕃此自遁逃不復近青海十年王思禮肅宗至德二年四月爲關內節度使時北征奏師渡渭水於龍光渡堵水忽淺土馬旣濟而其水復深一丈

李兼德宗貞元四年爲江西都團練使奏建中四年臣任鄂州刺史逆賊李希烈之將童侍名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連拔黃陂二州請付史館以答神意從之

楊朝晟貞元中爲邠寧節度使子方渠河道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城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溫造爲興元節度初往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若不可進禱鷄翁山疾風驅雲卽時晴霽後文宗憶

聞其事會造爲御史大夫入見得詳言當時靈貺明日下詔封鷄翁山爲侯

趙昶爲忠武軍防遏都指揮使時黃巢悉衆攻陳州昶因巡警假寢於闔閤恍惚間如有陰助昶異而恃之遲明開門決戰人心兵勢又不可遏若有陰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

梁牛存節爲同州節度使戒嚴軍旅營若敵至先是州內井水鹹苦人不可飲及并人岐人來迫州城咸以爲兵士渴乏陷在旦夕存節乃肅拜虔祝擇地鑿八十餘井其味皆甘冷繇是人馬汲濯有餘衆以爲

至誠之感自八月至三年春末人馬未嘗釋甲以至寇退

柳王友裕嘗從太祖於內黃逢魏之大衆北飛來命友裕射之跪曰今日以卜勝負必應弦而下及交鋒果大捷

袁象先初仕唐爲宿州刺史充本州團練統遂防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兵未至頗懷憂懼一日乘城憇於樓堞之上恍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蕃也嘗板築是城舊第猶在今爲軍舍當爲我立廟卽助公陰兵象先許之翼日淮

寇急攻其壘梯輻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  
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筭寇不敢迫卽時退去象  
先方信有鬼神之助乃爲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  
輟

後唐李嗣昭爲昭義節度使天祐四年六月梁將李  
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  
復援師不及軍民乏絕感鹽炭之出於地以濟飢民  
王鎔爲鍾州節度使幽州李正威援赴于鎔鎔謁威  
於其館威陰遣部下壯甲劫鎔抱持之鎔曰公戒部  
人勿造次吾國爲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

力幸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并心卽竝轡歸府舍鎔  
軍拒之遂殺威鎔本疎瘦時年始十七當威竝轡之  
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於缺垣中望見鎔識  
之遽挾於馬上肩之而去翼日鎔但覺頭痛偏乃因  
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及訪之則曰墨君和鼓  
力之士也遂厚賞之

裴彥稠長興中與康福率師自并兒族入白魚谷追  
及皆叛党項白馬盧家六族客戶三族獲大首領連  
李八薩王都統悉邠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逋等六十  
人兼黨類二千餘人獲駝馬牛羊數千計至晚師還

野次其地無水軍士方渴俄有風雨自東立起是夜  
初更降雪二尺軍中以為神助

訓雷雨總計是武將一入效驗中望見雲  
軍謀之發發氣論本賴爽執事以十子當烈鼓  
以幸而發奔今日之事本亦以此心相鼓發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

固守

夫將兵之法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蓋言道也春秋已  
來乃有保城亢敵堅壘拒寇糾合羣志率勵眾力窮  
矢石之用極機械之變勢且危殆人皆疲弊彌旬月  
之久絕饑饉之給而能保全臣節甘心死地以至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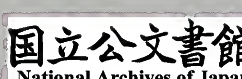
兵甫集而長圍斯解勃冠引去而危堞獲全亦有潛謀決策乘間掩擊出乎不意以收奇功至或智勇俱困眾寡不敵外絕赴救士無尺鐵遭罹非命不隕其名此春秋所謂獲死所矣

趙襄子晉卿也智伯與趙韓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伯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趙趙不與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

國語云沈寤產蛙民無畔意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攻齊城惟獨即墨不下燕引兵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

立以為將軍以即墨拒燕軍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皆死傷五千人因啣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於齊



後漢張崇為偏將軍時鄧禹軍到柁邑赤眉大眾且至禹以柁邑不足守欲以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員曰篋方曰笥崇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崇豈辭難就追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崇曰愚聞一卒畢方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崇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其遽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崇方勤勵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獨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不全也

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崇崇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崇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來歙為大中大夫時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囂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器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光武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

耿恭為戊巳校尉屯金蒲城明帝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軍三

百人救之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殺匈奴遂破後王安德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涕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壅絕澗水恭中穿井下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乎乃整衣

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著龜茲攻歿都護陳陞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明帝崩國哀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勵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嘗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葷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千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灸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



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帝乃遣征西將軍耿秉等赴援章帝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王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羗至燉煌迎兵士寒服羗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羗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羗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聲以爲虜來大驚羗乃遙呼曰我范羗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

陳球爲零陵太守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郡中惶恐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重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絃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城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尙共破斬朱蓋等

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追畔胡兵力居等反爲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弓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坑死

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皇甫嵩爲左將軍時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嵩督前軍  
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  
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  
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在我可勝  
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之九天之上不  
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  
之陷也王國雖疆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

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  
而取全勝之功何救焉遂不聽王國攻陳倉自冬迄  
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  
去

魏韋康爲梁州刺史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  
至遂爲超所殺

曹仁行安西將軍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  
漢水暴溢于禁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  
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  
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勵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

皆無二志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外擊羽仁得潰圍

出羽退走

初滿寵為汝南太守曹仁屯樊城拒羽而左將軍于禁等於襄陽以霖雨水長為羽

所沒羽急攻樊城得水往往頽壞眾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能可救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邾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今若遁去曲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刑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候

郝昭築陳倉城會蜀將諸葛亮圍之亮使人說誘之昭不從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火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

繩運石磨壓其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地突欲漏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池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之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

文聘為後將軍孫權以五萬眾自圍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任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張特守新城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合有三千是時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持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

也自受敵以來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者我當還相語之條名別著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攻印綬亦復不取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蜀霍峻爲中郎將先主南還襲劉璋令峻守葭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桐郡以峻爲梓桐太守裨將軍

王平爲討寇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

羅憲爲巴東太守吳聞魏攻敗蜀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勵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

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  
 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叅軍楊  
 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  
 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  
 陸抗等率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  
 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爲  
 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  
 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  
 等引退晉王卽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憲仕蜀爲巴東太守劉禪降乃歸順於魏繕甲完聚  
 勵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

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征之憲  
 江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牂牁  
 北奔卜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既不  
 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  
 史胡烈等救至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  
 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  
 少幹器可給鼓吹  
 又賜以玄玉佩劍

吳宗然爲征北將軍假節鎮江陵魏遣曹真夏侯尚  
 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任死爲其勢援連屯圍城  
 大帝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塙爲然外救  
 仰度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  
 中外隔絕大帝遣潘阜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  
 中兵多腫病堪戰者纔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

立櫓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怒氣  
方厲使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  
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  
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  
泰尙等不能克乃撤攻退還繇是然名震於敵國  
韓當爲偏將軍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帥勵將士同  
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太守善之

晉吳彥初仕吳爲建平太守晉將伐吳彥爲鐵鎖橫  
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  
拔惟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乃退舍俟之吳平始

降

張光爲北地都尉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羗反叛太  
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卒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  
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勵將士屢出奇兵擊  
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  
索靖將兵迎光舉兵悲泣遂還長安

庾亮爲中書令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陶侃溫嶠起兵  
討蘇峻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  
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勵將士竝殊死戰峻軍乃退追  
斬數百級

桓宣爲南中郎將江夏相鎮襄陽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拒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

前涼張璩爲寧戎校尉時石季龍將麻秋進攻抱罕與晉陽太守郭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峻曰棄外城則大事去不可以動衆心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三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郭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士與秋通引賊千餘入城西北隅璩使宋

修張弘辛梃郭普等拒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士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遠無不捷乃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反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宋毛德祖爲司州刺史時文帝初卽位後魏明元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達奚斤吳兵將軍公孫表二萬餘人攻滑臺德祖時戍虎牢遣步騎三千拒之

初亡命司馬楚之等藏竄陳留郡界魏旣南渡馳相  
要結驅扇疆場大爲民患魏克滑臺并力乘勝遂至  
虎牢明元自率大衆至鄴鄭兵遂克金墉還向虎牢  
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分作六道出  
虜陣後募敢死士四百人爲前驅叅軍郎王符等以  
二百人爲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魏陣亂斬首數  
百級焚燒攻具魏雖退散隨後更合魏又遣楚兵將  
軍涉歸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明元自遣兵益虎  
牢增圍急攻德祖大敗又固得城魏領楚兵自滑臺  
諸軍西就兵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

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虎牢增兵轉多外城皆已毀  
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持拒將士眼皆生瘡死者大  
半德祖恩素結下衆無難心魏作地道偷城內井井  
深三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人馬渴乏肌體皆乾  
燥被創者不復出血魏急攻遂克虎牢自德祖還諸  
將佐及郡守在城內皆見囚執惟上黨太守劉談之  
叅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重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  
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城亡而  
身存也明元重其固守之節勒衆軍生致之

劉道錫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爲



氏寇所攻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保城退敵文帝嘉之

陳憲爲汝南太守元嘉二十六年魏太武南侵陳頴遂圍汝南懸瓠城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內負戶以汲又佛浮圖取金像以爲大鈞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堙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蟇車以填塹內薄攻城憲督勵將士固與墻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厲戰士無不一當百傷殺

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并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

沈璞爲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爲虞璞以疆寇對陣事未可測郡境守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材石積鹽米爲不可勝之筭後魏太武自領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爲之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彼大衆不躬小城故無所懼若兵薄來攻則成擒也諸軍何常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

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璞收得二千精卒及太武至四面蟻集攻城璞隨應拒攻守三旬殘其大半太武遁走

申恬為通直常侍元嘉二十七年後魏武昌王寇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恬仍倚南山得入後魏兵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軍北門外環塹為營欲挑戰魏兵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聞閉城拒守保全二千餘家後魏

退以恬為寧朔將軍山陽太守

臧質為輔國將軍北討時冗從僕射胡崇之為魏所敗質奔盱眙太守沈璞完為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共守魏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為命及過淮食平越石蠶二屯谷至是抄掠無餘人馬飢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路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兵南向城內增修守備莫不完嚴元嘉二十八年後魏太守南侵自廣陵北反悉力攻盱眙就輔國將軍臧質求酒質對復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趨城東以運東山土

石填之魏又恐城內水道遁去乃引大船於君山作  
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日賊更方  
船而爲柝各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君山  
立柝水陸路竝斷太武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  
非我國人城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互羗設使丁  
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滅并州賊互羗  
死正滅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  
示具姦之自爾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儒此事不可具  
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僮諺  
言邪虜馬飲江水復理死卯年此期小至以三軍聞

飲江之徑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  
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饗有桑乾哉但  
爾住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繇我死而爾若  
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鑱縛載以驢  
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壑之  
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  
能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  
卯故耳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反爾豈  
憶邪卽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  
攻城莫走糧食缺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劍

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若今付反各自努力無煩  
多云是時魏中童謠曰輅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  
飲江水魏王北歸石濟死魏欲渡江天不從故質書  
引之太武太怒乃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鑊云破城得質  
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示語魏中諸士庶狸  
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爲何力自取如大夫豈  
可不知轉禍爲福耶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  
賊太武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疋魏  
以鈎垣樓城內激以弦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  
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

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乃內薄  
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魏人  
死者與城平又射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  
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疫  
疾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文帝嘉質功以  
爲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劉襲爲安城太守晉安王子勛爲逆襲據郡拒之勛  
遣軍攻圍不能下明帝嘉之

柳世榮爲前軍長史順帝初沈攸之反圍郢城世隆

固守

南齊曹虎為右大將軍持節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  
 明帝永泰元年後魏攻沔北度支尚書崔惠景於鄧  
 地大敗魏軍追至沔北孝文率十萬眾從羽儀華蓋  
 圍樊城虎牢閉門固守魏軍去城數里立營頓設氊  
 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

梁蔡道恭為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武帝天監三年魏  
 圍司州城中不滿五千人食裁及半歲魏軍攻之晝  
 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推却魏乃作大軍載  
 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壑道恭於壑內列艤衝鬪艦以

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壑水道恭載土  
 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  
 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  
 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丁刺魏人登城者魏  
 軍甚憚之

庚域為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屬梁州長史  
 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進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  
 城中糧盡將士皆齧草餓食死亡者大半無有離心魏  
 軍退武帝詔增封二百戶

呂義之為北徐州刺史魏中山王元英圍義之於鍾

離衆號百萬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率豫州之衆會  
征北將軍曹景宗以赴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  
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  
衆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  
邵陽大破魏軍叡遣報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  
曰更生更生

羊侃爲都官尚書侯景反侃爲守城督侃僞稱得外  
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  
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  
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

以臨城城中驚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  
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  
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備設及車動果倒  
衆皆服爲賊頻攻不息會侃病死城方陷

王僧辨爲領軍將軍旣平湘土會侯景浮江西寇軍  
次夏首僧辨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  
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等供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  
州已沒僧辨因據巴陵城帝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  
武州刺史杜崩竝會僧辨于巴陵景旣陷郢城兵衆  
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僞儀同于和統兵

五千守江夏大保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克  
徒水陸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邏至於隱  
磯僧辨悉上江渚米糧竝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  
次江口僧辨乃各命衆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守若無  
人翼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  
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辨使人  
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辨百口在人  
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旣去俄又再來曰我王已至王  
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乎僧辨不答頃之又執王  
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此

寺又分入港中登岸引道廣設壇屋耀軍城東隴上  
芟除草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兔頭內薄苦攻城內同  
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賊乃引退帝又命平北  
將軍胡僧佑率兵下援僧辨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  
十處鳴鼓吹角內薄砍上城中放木擲火爨壘石殺  
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  
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牁推蝦蟆車  
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  
聚茅置火以燒木柵風勢不交自焚而退旣頻戰摧  
挫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

陳杜稜初仕東梁爲石州刺史高祖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瑯琊二郡高祖征杜龕留稜與侯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濟江攻臺城稜與安都隨方抗拒晝夜巡警撫綏士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丹陽尹

杜龕爲忠武將軍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辨討河東王譽平之又隨僧辨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辨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尅而遁

韋載初爲梁義興太守高祖至王僧辨乃遣周文育輕兵襲載未至而載先覺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宰竝高祖舊兵皆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日十發不兩中者則死每發輒中所中者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自將征之克其水柵仍遣族弟翽齋書喻以誅僧辨意并奉梁敬帝勅令解兵乃以兵衆降

孫瑒梁末爲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加通直散騎嘗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



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千餘樓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噐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西進周兵乃解

後魏薛強祖興任晉爲冀州刺史安邑公父濤襲爵位梁州刺史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著聞後強復代頽及符堅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因自與數百騎馳至疆壘下求與相見疆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張烈孝文時爲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東昏侯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勵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孝文親勞日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金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

元世儁任城王澄孫孝明帝時爲青州刺史邢杲之

亂圍逼州城拒守遂得保全

畢祖暉爲平東將軍幽州刺史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以討之祖暉且前突圍入治孝昌中渤海王顥救至圍始解以全城之勲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

李神雋爲前將軍荊州刺史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梁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板神雋循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雀進別將王羆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

源子雍爲夏州刺史屬沃野鎮人破落汗披陵首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之心人人戮力無有離二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僚屬僉云今天下分析強賊百重四方音信莫不斷絕俄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衆曰吾世受國恩早受藩寄此是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月不淺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人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

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辭拜三軍莫不嗚咽子雍  
行數日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爲其所執  
子雍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  
力固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乃勅延伯令共固守子  
雍雖被囚執雅爲胡人所重嘗以尊禮事之子雍爲  
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令降阿各拔將從之未  
果而死拔弟桑生代領部衆竟隨子雍降延伯與兵  
士共分湯萊防固城隍及子雍爲胡所執合城憂懼  
延伯乃人人曉諭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實難  
裁割但奉命守城所謂處重若以私害公誠孝並闕

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  
朝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軍行夏州卒能固守  
裴詢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梁將李國興寇邊四方  
多事朝廷未遑外略緣境戍多爲國興所陷賊已乘  
勝遂向州城詢率勵固守將至百日援軍旣至兵乃  
退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辛祥爲郢州龍驤較尉長史帶義陽太守自長生之  
反也梁武遣衆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惟祥  
堅城獨守

劉長文爲南充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

竭長文固節全城  
崔楷爲殷州刺史州旣新立了無備禦之具及賊來  
攻楷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勸兵士撫勵之莫不爭  
奮咸稱崔公尙不惜百口吾何爲愛一身連戰半旬  
死者相就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

鄭季明爲醮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爲梁武遣將攻  
圍時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  
朝廷嘉之

楊津爲定州刺史賊帥薛修禮杜維周殘掠州境孤  
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

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  
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錢持以灌賊賊遂相  
語曰不畏長槩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  
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  
之并受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  
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  
欲圍城正爲取此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  
若置之總縱敵爲患耳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  
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防內子城防禁而  
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

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繇此而死既而杜維周圍州城津盡力禦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將士有功者任津料賞兵民給復畢祖朽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帥鮮于修禮攻圍積旬拒守自固

孟表爲南兖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二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作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

薛懷吉爲征虜將軍時梁武遣將軍寇陷郢州三關

詔元英南討懷吉仍爲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赴時豫州城民自相生殺刺史以懸瓠入梁梁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至於安陸唯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勵將士且戰且守卒全義陽  
閻進有謀略勇冠當時爲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繇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衆城竟得全

李神爲相州刺史假李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

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監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雍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無勞兵民小大用命旣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克會爾朱榮擒葛榮於鄴西土平除車騎將軍潘永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

守莊帝卽位除通直散騎嘗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繇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

杜顥爲岐州刺史萬俟醜奴亂關右顥爲都督防守岐州醜奴攻之不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百九十九

二十六

固守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一

固守第二

北齊王則為征南將軍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  
則鍾北崖戍文襄以則有武用徵為徐州刺史景既  
南附梁遣貞陽侯明率大衆向徐州與為影響堰洧  
水灌城則固守歷時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

一

慕容儼爲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  
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追  
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特諸州多有翻陷  
惟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後爲開府文宣天保中梁司  
徒陸法和以郢州內附遣儼鎮之梁大都督侯瑱任  
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先  
是郢城卑下土疎頽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  
造船艦水陸備具功無暫闕梁軍夜來攻擊儼與將  
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  
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

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計唯煮槐楮桑  
葉并紵根水苔葛艾等草及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  
有死者卽取其肉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  
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  
異志

獨孤永業遷行臺尙書武成清河三年周人寇雒州  
永業恐刺史段恩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  
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

郭基爲海西鎮將會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獎  
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



爲箭剪紙爲扇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  
文吏遂有武略削本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  
相過

祖珽爲北徐州刺史附陳人侵齊珽令不關城門守  
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  
所以疑之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  
人驚散曉復結陣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  
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  
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軍守百日城  
竟保全

後周李遷哲爲大將軍高祖天和三年詔遷哲率金  
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  
王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  
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  
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勝出兵救  
助之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城  
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  
衆心稍定俄而敵人郭內燒焚民家遷哲自率騎出  
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  
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

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  
風暴起遷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  
陸勝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辛慶之爲衛大將軍鹽池都將時東魏攻正平郡陷  
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軍乃退河橋之役  
大軍不利河北守令竝棄城走慶之獨固鹽池拒敵  
時論稱其仁勇

王思政爲并州刺史鎮玉壁西魏文帝大統八年東  
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  
收軍還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又爲使持節河南諸

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  
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  
人者岳謂其衆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  
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兵衆不能當引軍亂退岳知不  
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其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  
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稍因迅風便  
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  
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  
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漏溢不可防止懸  
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

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滄斬之并收紹宗等屍以禮埋瘞後城陷被執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

郭賢爲車騎大將軍鎮魯陽潁川王思政既陷餘將權景宣等竝收軍西還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逼賢撫循將士咸爲其盡力用樂不能克乃引軍退

韋孝寬爲晉州刺史移鎮玉壁進授大都督時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兵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大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土山積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

丹府元龜 固守二 卷之四十一  
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  
及莫不摧毀雖有排陷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  
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旣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  
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  
寬復長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鈎遙割之松  
麻俱落外又於城西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  
路於其中而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  
折城並摧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  
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  
何乃遣倉曹將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

孝寬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嘗逸  
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  
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  
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  
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  
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  
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  
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  
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  
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

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走  
王羆爲右將軍梁將曹景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裴  
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梁復遣曹景宗衆  
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浚者數夜時旣內外多虞  
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  
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每出戰嘗不擐甲冑  
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  
箭中王羆不爾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  
三年景宗方退後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  
驃騎大將軍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衆太祖以華

州衝要遣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  
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  
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  
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梁士彥遷羆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  
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  
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驚懼士彥  
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  
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  
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

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  
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  
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  
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  
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高琳爲驃騎大將軍遷江陵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  
寇總管田弘與梁王蕭歸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  
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  
明徹退去

楊敷爲汾州刺史齊將段孝先率衆五萬來寇梯衝

地道晝夜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捍禦拒守累旬孝  
先攻之愈急時城中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  
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總兵赴援憚孝先不敢  
進軍敷知必陷沒乃召其衆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  
邊鎮實願同心戮力破賊全城但強寇四集攻圍日  
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絕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  
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儻或得  
免猶冀生還受罪闕庭孰與死於寇手吾計決矣於  
諸君意何如衆咸涕泣從命敷乃率見兵出擊殺齊  
軍數十人齊衆稍却俄而孝先率諸軍盡銳圍之敷

殊死戰矢盡爲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爲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隋郭榮爲後周大冢宰宇文護中外府水曹叅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豆盧勣拜利州總管高祖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

亂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暕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爲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逼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

劉弘字仲遠爲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城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賊所害

李景簡較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  
遣劉嵩與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  
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  
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  
所擊摧攻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  
鋒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嵩等又煬  
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  
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  
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  
既逢離叛景無所私焉及帝江都之變遼西太守鄧

高率兵救之遂歸柳城

樊子蓋為東都留守時煬帝幸遼東楊玄感作逆來  
逼王城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  
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

堯君素大業未為鷹揚郎將兵起從屈突通鎮河中  
通出戰敗而被執遣至城下呼之君素悲不自勝通  
亦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至莫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  
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  
代王付公以社稷名位若是何乃不思報效翻為人  
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君素曰我今力猶未屈何用



多言通慙而退是時城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作木  
鴛置書於頸浮之黃河以求外救于時百姓苦隋日  
久及聞義師至人有息肩之望君素性嚴明善統馭  
繇是下不能叛每謂城中父老曰君素藩邸故人至  
於大義不得不死今城池甚固倉儲盈溢食盡此粟  
足知天下之事必若國祚傾危天命有屬自當斷頭  
以付諸君任君等持取富貴至如今日大事猶未可  
知不可橫生心也發言悲咽見者莫不歎歛唐高祖  
賜之金券許以不死又令妻至城下呼之君索引弓  
射之

許紹爲夷陵郡通守時盜賊蜂起郡縣多陷夷陵竟  
全紹之功也

唐李藝隋末爲幽州總管及聞高祖踐祚奉表歸國  
尋爲竇建德所圍五十餘日不克而退

劉瞻爲涪州刺史時劉武周連年爲寇鄰城多陷賊  
數攻之輒爲瞻所敗高祖下書勞之曰涪州之存卿  
之功也功績垂成念自勗勵富貴之事非卿而誰及  
裴寂之敗也晉州以北連城悉陷惟瞻獨守李仲文  
以兵保之二人併力拒戰賊來攻之輒挫其銳及太  
宗復并州高祖遣使勞苦之賜帛三萬疋米三千石

頒賜其將士

又云李仲文初為行軍總管保于涪州劉武周遣其將萬歲攻之仲文逆擊大

破之俘斬數千人

拒守三百餘日

薛愿玄宗時為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安祿山反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肅宗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為木驢木鷲梯衝四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俱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守俱被執

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為其主屠之不祥乃擊於維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

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太原尹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安祿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廷珣等四節度眾十萬寇太原圍城月餘光弼城中四面設火礮候賊逼城以大石放礮亂擊之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二月賊復寇太原圍城光弼拒擊大破之斬賊首級七萬餘軍資兵器盡得之初賊將史思明等來攻太原聞光弼初經河北之戰人疲兵少鼓行而西一

舉有圖朔方河隴之意光弼堅守太原賊有於城外無禮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以擒之繇是賊將欲行皆視地不敢逼經月餘而思明先歸留蔡希德攻之經月不能下而退光弼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募止宿有急卽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回顧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復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許遠爲睢陽太守時安祿山反遠與城父令姚閻同守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祿山陷河雒許叔冀守靈昌薛愿守潁川遠守睢陽皆孤城無援愿守一年而

自拔叔冀一年而城陷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時張巡爲譙郡真源縣令引衆入雍丘嬰城固守巡以雍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結陣詐降而出盡驅雍丘之人東趨睢陽轉鬪百餘里而解玄宗聞而壯之授巡主客郎中兼中丞尹子奇攻圍睢陽旣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愛妾對三軍殺之以享軍士曰諸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半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

食之乃括城中婦女既盡以男夫老少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求救於進明進明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自臨淮還睢陽縋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巡與姚間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勇智俱竭不能式遏強寇保守孤城臣雖爲鬼誓與賊爲厲以答明恩及城陷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

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子奇曰我爲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禮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與姚間霽雲同遇害唯遠執送雒陽

魯昭爲南陽節度使屯葉縣北與安祿山賊衆戰敗收拾殘卒保南陽爲賊所圍尋而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之不從又使僞將武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克令珣死又使田承嗣攻之潁川太守魏仲犀合勢拔之犀使弟孟訓爲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

遂大敗昭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一斗至  
四五千錢有價無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  
藉肅宗使中管將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日昇  
請單騎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賊若擒吾勅使我亦何  
以自安顏真卿適自河北次于襄陽謂仲犀曰曹使  
既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得阻之縱爲賊所獲是亡  
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中官馮  
廷瓌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日昇又自有  
僚騎數人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徒望見知  
其驍銳不敢逼日昇既入城昭衆初以爲望絕忽有

使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日昇以其千人至襄陽取糧  
賊雖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  
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圍中一年昭望救兵不  
至晝夜苦戰人自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衆  
持滿傳矢突圍而出南陽拔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  
二日賊又知其決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襄陽節度  
時賊志欲南侵江漢賴昭奮命扼其衝要南夏所以  
保全

田廷玠爲滄州刺史充橫海軍使時田承嗣與淄青  
李正己鎮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旣令廷玠守滄州而

寶臣朱滔連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

劉昌爲河南節度張介然裨將會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之間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宋州今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持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張仵以澤潞將守臨洛魏博田悅反攻之仵度兵力不能出戰賊攻不能得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少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勸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久苦士卒吾家無尺寸之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今日爲將軍出死命且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破之仵乘勝出戰士一當百圍遂解

李洪爲邢州刺史田悅反遣將康憶領兵圍邢州糧餉路絕洪堅壁自守賊不能陷

哥舒曜將禁兵欲攻李希烈於許州師次潁橋大雷電而雨營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千人馬死者十有七耀惡之乃退保襄城堡希烈遣其將李光輝率萬人來寇縱火焚柵驅居人盈濠而進曜殊死戰光輝遂敗歸許州

曲環為幽隴行營節度使時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諸軍固守寧陵累破賊衆擒其驍將翟輝希烈因遁歸蔡州

張建封初為壽廬等三州都團練使時李希烈選兇黨精悍者率勁兵以討建封累月竟不能克遂退

時建

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兵

張敬則本名昌始事汴州節度劉玄佐將兵數千拒李希烈是時賊甚盛昌感勵士卒堅守城邑賊不能下

孟元陽為陳許大將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中禦守外無救兵攻圍甚急終不能破

李文悅為鹽州刺史憲宗元和十四年冬吐蕃節度論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共領大軍約十五萬衆圍鹽州數重大修攻具黨項首領亦發兵驢馬以助賊歷二旬賊以飛梯鴛車木驢等四面

齊攻城欲陷者數四文悅率將士乘城力戰城穿壞不可守撤屋板以禦之晝夜防拒或分斫營或開城出戰約殺萬餘衆諸道救兵無至者凡二十七日賊乃退

牛元翼為深州刺史時王廷湊與幽州朱克融兵共圍深州梯衝雲合元翼嬰城拒守初以滄德節度烏重胤獨當一面胤既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之賊圍深州數重朝議赦庭湊以元翼為山南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諭庭湊又遣中使入深州取元翼庭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

裴度與庭湊克融書以大義責之克融遂解圍而去庭湊亦退舍元翼率十餘騎突圍而出王凝為宣州觀察使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儵率舟師據採石以援之儵違令凝即斬之以徇命將馬穎代儵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洧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恚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洧銳意請行凝即閱集壯丁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洧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為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戰吏民請曰賊之兇不可當願





尚書歸款拒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賊同存亡也既而賊亦退去

梁趙犍爲馬步都虞侯時唐僖宗乾符中王仙芝起於曹濮大縱其徒侵掠汝鄭犍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黃巢陷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心驚散於是陳氏數百人相率告許州連帥願得犍知軍州事其帥卽狀聞於是下詔以犍守陳州刺史既視事乃謂將吏曰賊巢之虐遍於四方苟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東下况與忠武久爲仇讐凌我土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凡四

門之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兵利劍稍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勁卒置之麾下以仲弟昶爲防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翊爲親從都兵馬使長子釐次子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爲王師四面扼束食盡人饑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犍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略盡生擒孟楷巢黨知孟楷爲陳所擒大驚憤乃悉衆東來先濠澗水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兵陳人懼焉犍恐衆心離乃於衆中揚言曰忠武素稱義勇淮陽亦謂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疆寇建功立

節去危就安願君圖之况吾家食祿久矣今賊衆圍逼衆寡不均男子當死中求生又何懼也且死於爲國不猶愈於生爲賊之伍耶汝但觀吾破賊敢有異議者斬之繇是衆心靡不踴躍開門與賊接戰皆捷賊衆益怒巢於郡北三四里起八仙營如宮闕又修百司廨署糧械山峙蔡人濟以甲冑軍中無所闕焉凡圍陣三百日大小數百戰兵食將盡然人心益固犖因令間道奉羽書乞師於太祖太祖素多犖之勇果乃引大軍與諸軍會於陳之西北陳人望其旗鼓出軍縱火急攻巢寨賊衆大潰重圍遂解

犖與亢堅心誓衆激

屬將按約以死節却以祖宗松楸去郭數里慮爲羣盜穿發乃夜縋心膂之士遷樞入城府庫舊弩數百枚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用却卽創意制度自調弦槎置之雉堞間矢激五百餘步已中人馬皆洞達胸腋羣賊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至於孟夏軍食將竭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太祖率大軍解其圍却兄弟流泣感謝

劉鄩唐末爲濠州刺史行軍司馬及昭宗幸鳳翔鄩以偏師陷兗州遂據其郡料簡城中老疾及婦人浮食百姓不足守者出之於外與將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圍旣久鄩無外援人情稍有去就之意一日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從之而逸鄩之守兵禁

之不可鄴乃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副使少將人出非素遣者請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卽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間之皆感奔逸者乃止外軍聞之果疑彥溫有奸卽戮之於城下自是軍城遂固

李仁福爲夏州蕃部指揮使會節度使李彝昌遇害本州軍吏遂立仁福爲帥朝廷因授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

韓遜爲靈州節度使開平中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使之西攻靈武且圖牧圍之地知俊乃帥邠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遜於靈州遜極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

徐懷玉初仕唐爲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尋爲晉軍所攻晝夜穴地而入懷玉率親兵逆戰於隊中晉人遂退太祖開平二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軍大至以乘其墉懷玉選親兵五千餘人擁殺下城晉軍遂退

牛存節爲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纔及二百久晉人知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三千人赴援存

節率壯健出關以家財賞給戰士并軍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後赴援澤州適遇守陴者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保衙城不知所爲存節纔入晉軍已至矣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闢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

王檀爲保義軍節度使會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上表請駕勿親征而悉力支吾竟全壘城

王班爲澤州刺史開平二年五月蕃賊奔突澤州攻甚急堙溝攀堞晝夜不息數日班善於拒捍懸重賞以激勇士蕃賊屍堆積於池隍周回數里于時劉知俊自晉州引兵來救賊衆乃遁

後唐李克寧爲奉誠軍節度使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克寧奉武皇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矢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日

李嗣昭爲太原內衙都將時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氏叔琮營

洞渦驛太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  
昭朝夕選精銳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汴軍  
疲於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腫痢糧運不繼五月氏叔  
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  
後汴軍復營於晉祠嗣昭與周德威收合餘衆登城  
拒守汴人致攻於西北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定河中  
皆爲梁有孤城無援師旅敗亡嗣昭晝夜分兵四出  
斬將擐旗汴軍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城退  
出嗣昭追擊汾慈等州梁又遣其將李思安將兵十  
萬攻伐潞州深溝高壘內外重復援師不及飛走路

